



平常日子

王跃文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平常日子

王跃文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
Qunyan Press

「民智」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常日子 / 王跃文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80256-001-7

I. 平… II. 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450 号

平常日子

责任编辑 陈佳
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

邮政编码 100006
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
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
封面设计 孙丽莉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78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001-7

定 价 25.00 元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目录

1	乡村典故
22	也算爱情
46	雾失故园
65	我的堂兄
125	没这回事
154	桂爷
167	漫天芦花
203	望发老汉的家事
220	平常日子
234	夜色温柔





乡村典故

乡村有本土典故。比方在陈村，你说谁比谁强，有人可能会说：半升强三碗！这就是个典故，意思是说这个人强不到哪里去。典故总有个真实故事。往日，有人养了个傻儿子，傻儿子去集上卖柴，娘嘱咐说：“这担柴逢升米才卖，逢碗米不卖！”傻儿子到了集上，有人问：“三碗米卖吗？”傻儿子说：“我娘说了，逢碗米不卖，逢升米才卖！”那人说：“那我给你半升！”傻儿子听见了个升字，就把柴卖掉了。旧时候一升是四碗，半升只有两碗。

满叔家最近发生件事情，很快就成了典故。往陈村去，见乡亲们聚在一起扯谈，说不定就会有人蹦出那句话来：满叔赢官司！

满叔赢官司，就是陈村的最新典故。满叔本来就是个名人。不光在陈村，远近几个村子，讲起满叔，老少皆知。满叔既没在村里当过角色，也没发大财，他出名，全凭嘴巴。满叔名声大振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。有日，他明明看见公社干部来了，故意高声说：“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毛主席手里。”

公社干部吓得脸色发黑，厉声斥责：“现行反革命，抓起来！”

满叔故作糊涂：“我怎么是现行反革命了？”

干部说：“你讲反动话，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。”

满叔说：“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我这个年纪的人，蒋介石手上生，毛主席手上死，我没讲错呀！”

干部义愤填膺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我叫你脑袋瓜上响炮子！”

满叔笑道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我们谁会比毛主席活得长？不都得在毛主席手上死？”

干部气得说不出话，满叔反而得了理，不饶人了，攻击干部：“怎么？毛主席万寿无疆，你想不通？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，你有意见？你不想死在毛主席

手里，你还想活得比毛主席更长？”

干部语无伦次：“我们喊毛主席万岁，是敬重毛主席，是热爱毛主席。”

满叔逼问：“你是说毛主席不会万岁万岁万万岁？”

干部说：“谁都不会活到一万岁，人不是神仙。世界上也没有神仙。我们讲毛主席万岁，只是形容，是比喻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是夸张！”

满叔严肃道：“我没文化，弄不懂，只知道形容、比喻、夸张就是假家伙。你敢在毛主席面前讲假话？毛主席教我们说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！”

这个故事远近闻名。满叔有很多故事，说起来会笑得肚子痛。但是，所有这些故事，都没能成为典故。只有这回满叔赢官司，成了典故。

二

谁都喜欢听满叔说笑话，只有他堂客翠娘不喜欢。两老口过日子四十多年了，话总说不到一块儿去。不管碰到什么事，总是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。日子长了，满叔在外头喜欢耍嘴皮子，在翠娘面前，干脆懒得讲话。

那日半夜，听得外头哐地一响。翠娘醒了，推推满叔，说：“有人！”

满叔听听，说：“是风。”

满叔家的狗狂叫起来。众狗唱和，狗叫声快把村子抬起来了。

翠娘说：“狗叫得这么厉害。”

满叔不耐烦：“通宵有人过路，打牌的。”

翠娘再听听，又说：“有人，你起来看看。”

满叔拿被子蒙了头，说：“有鬼哩！明明是风。”

翠娘再听听，不见动静，也安心睡下了。狗叫声渐渐稀落下来。像是被狗叫声抬到半空中的村子，慢慢落了地。

天亮了，翠娘嚷嚷着起了床：“你有福气，你睡吧。”

满叔说：“没谁不让你睡。”

翠娘说：“我要做饭，我要侍奉你！我前世欠你的！”

满叔说：“这话你说了几十年了。你知道是前世欠我的，就慢慢还吧。还了本钱还息钱，还不尽啊，堂客！”

翠娘说：“替你当牛做马一辈子，从没得你一句好话！”

满叔说：“堂客，你这话不要讲。好话是追悼会上说的，我想多守你几年哩！”



翠娘骂道：“臭嘴！”

满叔不再说话。他听着老婆碰碰桌椅的响声，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满叔突然惊醒了，恍惚一阵，才听清老婆的哭骂：“你这个老鬼啊，我叫你起来看看，你挺尸啊，丝纹不动啊！”

满叔披了衣服就往外跑，老婆手里拿着个淘米勺，怒气冲冲的样子。门前已围着很多人了。满叔往牛栏屋跑去，才知道牛丢了。

隔壁屋里阳春说：“难怪哩，我昨日夜里听得屋后有响声，狗叫得很凶火，就像有人赶牛。我也在大意上，睡着了。”

满叔对阳春说：“只有你的话我相信。那年林彪叛逃，你说半夜里起来屙尿，听见飞机鬼鬼祟祟地响，就猜到是敌机，原来是林彪坐三叉戟想跑到苏联去！那年你错过了为党立功的大好机会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不吸取教训呢？你该喊醒我啊！你喊醒我了，盗窃犯的犯罪就制止了，就挽回了群众财产损失。”

阳春不好意思了，笑笑，说：“满叔记性真好。”

“老鬼，牛丢了，家当去了一半，你还有心思扯卵谈！”翠娘把淘米勺往地上一放，边骂边往外走。

“雷打的啊！火烧的啊！你偷了我的牛，绝子绝孙啊！”

“你偷我的牛，换钱买药吃啊！”

翠娘村前屋后骂开了。家家户户都有脑袋伸出来，听听，说几句仗义的话。大伙说的话，总像在辩白，不是他家偷的。

三

满叔蹲在门槛上扯谈，阳春、三癞子几个人围在他面前，哈哈地笑。

满叔说：“谁这么傻？偷我的牛也不同我打声招呼！”

阳春知道满叔又要说笑话了，就逗他：“告诉你才真是傻哩！”

满叔很正经地说：“我这牛最近不太吃草，只怕是病了。牛病了，更值钱。”

阳春见满叔不像是开玩笑，就问：“牛病了，怎么更值钱呢？”

满叔说：“牛生了病，说不定就是个宝贝了。他偷了去，便宜卖掉了，就可惜了。”

阳春还想问个究竟，三癞子却笑起来了，说：“满叔在逗宝吧？”

满叔白了眼三癞子，说：“我快七十岁的人了，逗你做什么？牛病了，说不定就有牛黄。牛黄，可比黄金还贵啊！俗话说，得坨牛黄，满山猪羊；得坨狗

宝，娶大娶小。旧社会陈老五怎么发家的你知道吗？陈老五爷爷是叫化子，财主家一条烂皮狗，死了，嫌脏，不要了。陈老五爷爷把狗捡回来，整干净，破膛一看，得了坨狗宝！别的地主靠剥削贫下中农发家，陈老五爷爷靠条烂皮狗发家！”

三癞子朝阳春笑笑，说：“阳春你快发财了，你家那条狗同你差不多瘦！”

阳春家那条黄狗正趴屋前的柑橘树下，半闭着眼睛晒太阳。满叔望望那条狗，又望望阳春，说：“还差些功夫。真有你阳春这么瘦了，就有谱了！”

阳春回头，也望望自家的狗，抠着自己瘦瘦的胸脯，嘿嘿笑着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不是发财的命！”

翠娘骂了圈回来，见满叔还在逗人家讲鬼话，火冒三丈：“丢了牛，你丝纹不动，还在这里嫌嘴巴没味！”

满叔说：“你要我给牛写份悼词？它又不是张思德！”

翠娘说：“我听你说过的句人话吗？”

满叔说：“堂客，贼只偷走了牛，没有偷走牛黄，发不了财的。你这么想想，就不气了。”

翠娘说：“我会被你气死！叫你起来看看，你懒得动，还说是风！牛没有了，喝西北风！”

满叔说：“你就喜欢骂，满村骂一圈，牛就回来了？”

翠娘说：“不骂？不骂人家以为你好欺负，哪天把你屋子都要拆了！”

满叔笑笑：“你放心，拆屋太费力了，贼懒得费力。邓小平说了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。贼要是肯费力，他就不会偷了，他就勤劳致富了，他就是一部分人了，他就入党了，他就是我们的领头羊了。说不定，他就是我们的村长，就不是贼了。”

村长陈高明正好从这里走过，听见了满叔的话，笑着说：“满叔，你又在说怪话了！”

满叔见村长扛着锄头，就说：“高明，你就忙起来了，我都还在吃早饭哩！”

“我去锄油菜草。”村长笑笑，就要走开。

满叔望着村长的背影喊道：“高明，你扛着锄头的样子很像陈永贵。回去二三十年啊，你说不定就是副总理哩！”

村长回头站住了，笑着说：“满叔，你要是年轻几十岁，应该上中央电视台演小品。保证你红过赵本山！”



满叔说：“我说高明，你只是样子像陈永贵，回去二三十年你也当不了副总理。你没有群众观念啊！”

村长仍是笑着，问：“满叔，我怎么没群众观念呢？”

满叔说：“我家牛丢了，你问都没问声。”

村长说：“我老远就听你讲，翠娘满村骂一圈，牛也回不来。我问一声，牛就回来了？”

满叔说：“我说你不像陈永贵。陈永贵头上扎着白毛巾，你没有。陈永贵扛的铁锹，你扛的是锄头。”

村长纠正满叔的话：“你说错了，陈永贵扛的是镐！”

满叔说：“就叫铁锹，还叫铲子。”

“叫镐！”村长说。

满叔说：“我们打赌，喊个高中生来作证。”

阳春接腔道：“三癞子是高中生。”

村长望望三癞子，嘿嘿笑着，说：“三癞子家尽出高中生，他家梅花也是高中生哩！”

村长说到梅花，三癞子的脸就红了。梅花在深圳打工。三癞子最不喜欢听人家说梅花在深圳打工。阳春家的狗鼻子里呼着气，甩着尾巴挨了过来。三癞子不望村长，低头摸着狗背。那狗就吐着红红的舌头，反过身子舔三癞子的手。

村长放下锄头，说：“说起打赌，我想起好久以前阳春和三癞子打赌了。他俩可能还在上小学吧？我好像正是初一。有回，他俩为人造地球卫星争了起来。阳春说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四年成功，三癞子说十年成功。两人就找我作证。我说四年成功。三癞子不服气，说我故意帮阳春讲话，明明广播里说是十年成功。我说，既不是十年成功，也不是四年成功，而是试验成功。人家广播里讲的是普通话，是试验成功！”

三癞子这才抬头望了村长，哈哈笑着。大家都笑了起来，都说那时候连三岁小孩都关心国家大事。满叔说：“那时候，晚上听得外头有响声，不会想到是有人偷牛，总想着会不会是美蒋特务搞破坏。昨夜真是美蒋特务就好了，人家只会去炸铁路、炸军工厂，不会偷我家的牛。”

村长把锄头往肩上一横，说：“我不同你们扯谈了，我要锄草去了。”

村长还没有走多远，满叔就对三癞子说：“都是高中生，他当村长，就瞧不起你。三癞子，你莫信他！高中生又怎么样？文化又当不得饭！刚解放，有个



首长做主，替警卫员找了个对象。警卫员嫌那女的没文化。首长批评说，你要文化干什么？你是日女人，又不是日文化！那个警卫员就讨了那个女人。”

大家都笑了，三癞子没笑，他的脸又红了。翠娘从屋里出来，恶眼望着满叔。翠娘的目光都要凿穿他的背膛了，他不知道，还在胡说八道。翠娘望望三癞子，三癞子低着头。翠娘又望望满叔，恨不得拿块抹布去塞他的嘴。

翠娘不理满叔，站在门槛上又骂开了：“你偷了我的牛，叫你养儿脑袋挨枪子，养女上街坐窑子！”

满叔道：“你又骂得不对了。偷头牛，脑袋挨不了枪子。人家养女要坐窑子，也不要偷牛。偷牛干什么？怕女儿没衣服穿？人家光着身子，直接跑到深圳去就是了。如今坐窑子也不是太丢脸的事，叫第三产业。老祖宗也说过，笑贫不笑娼。”

满叔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笑，他们都瞟了眼三癞子，又忙把目光躲开了。三癞子的脸不只是红了，白得发青。他抬手抓抓脑皮，站起来走了。阳春望了眼三癞子，马上低头逗自家的狗。还有几个人也低头走了。

翠娘低声骂满叔：“听听你说的话，像人说的吗？”

满叔说：“我哪里不是人话？”

翠娘声音更加轻了：“明知道三癞子家梅花在深圳做那事，你还当着人家爹的面说！”

满叔倒板了脸，声音还很高：“哪个告诉你梅花在深圳做鸡？她自己说的还是她爹说的？我怎么不晓得？”

翠娘把满叔往屋里拉，说：“祖宗，你还高声大气的，像打雷！你不把全村人得罪光了不放心！不光梅花，还有秀珍、水仙、月英，都做这事！你不晓得？”

“我晓得？窑子又不是我开的！”满叔说。

翠娘很生气，说：“和你说不清！你把村里人都得罪了，死了都没人抬你上山！”

“没有人抬我上山，我就不死，我就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满叔说。

“让你万岁万万岁，阎王爷瞎眼了！”翠娘冷笑着，“家里丢了牛，你屁都不放一个！只在这里图嘴巴快活！”

满叔道：“堂客，我劝你不要骂了，没用！”

翠娘说：“不骂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满叔说：“去公安局报案！”

翠娘说：“有本事，你去报案吧。你报你的案，我骂我的人！”



翠娘越想越气愤，不做早饭了，又出门骂开了。

满叔没吃早饭，肚子还是扁的，摇头笑笑，奔城里而去。他真的要去看病。

四

满叔在路上没怎么想丢牛的事，老想着怎么同公安局的人说话。如今城里当官的，很多都是年轻人了，他们喜欢讲普通话。满叔想他是不是该讲普通话呢？想着要讲普通话，他就有些为难了。讲起土话来，他是俗语、谚语脱口而出。讲普通话，只怕就要结巴了。比方说，你拿四两棉花纺纺（访访），硬要说成调查研究，寡淡无味。可是，丢牛的事，确实要警察同志调查研究的。他不能叫警察拿四两棉花纺纺。

满叔决定还是讲土话，利索些。见了警察，头句话怎么说呢。他想了很多句话，都不太满意。他不满意，就不停地摇头。他的摇头终于招来别人的注意。碰上熟人，问他：“满叔，去医院？”满叔回道：“你刚出院？得了什么病？”熟人生气道：“你怎么说话呢？”满叔说：“那你是怎么说话的呢？”熟人说：“你老是摇头，我以为你脑袋痛。”满叔说：“我摇头是摇头，可我又没哭，还在笑。你见我笑咪咪的，怎么不问我捡了金子没有呢？我家牛丢了。”

满叔还没想好怎么同警察说话，公安局到了。他望见公安局大门，胸口不由得突突地跳。满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慌张。他活这么大岁数，还从没进过公安局。可也不该慌张呀。我是来报案的，又不是来投案自首的，慌张什么呢？

满叔从来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他年轻时候，有回同人吵架，快打起来了。对手比他高出一头，气冲冲地要跑过来揍他。满叔雄纠纠地准备应战，嘴里喊道：“有種的你过来呀！你不过来就是我儿子，你过来就是我孙子！”那人一听，横顺都是吃亏，犹豫了。观战的人乐了，大笑起来。那人也忍不住笑了，骂几句狗日的了事。

今天满叔真是胆怯得没道理。他还没有让自己胸口平息下来，就踏进了公安局大门。

门卫喝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满叔吓了一跳，手脚忍不住发抖：“我，我来报案……”满叔没想到自己说的头句话是这句。他想了很多句开场白，就是没有这一句。

“报案？报什么案？”门卫是位年纪稍长的警察。

满叔说：“我的牛被人偷了。”

门卫望望满叔：“牛被偷了？你是来报案的，又不是来投案自首的。”

满叔说：“警察同志，你同群众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刚才正是这样想的。”

门卫说：“不是投案，你手为什么打颤？”

“我没有打颤……”满叔说着，抖得更厉害了。

门卫说：“不打颤？我看你像筛糠！”

满叔说：“我是冷。”

门卫说：“冷？”

满叔说：“冷。”

门卫说：“冷不知道多穿件衣？”

满叔说：“冬天的衣我都穿上了，再冷，就只有钻到牛肚子里去。但是牛丢了。”

门卫又问：“真是牛丢了？”

满叔说：“一早丢的。”

门卫说：“丢头牛也要找公安局，我们就饭也不要吃了，觉也不要睡了。”

满叔问：“那我找哪里呢？”

门卫没好气：“该找谁就找谁。”

满叔很认真地说：“我知道，钱包被扒了，托人找烂仔头子，肯定找得回来。找警察，没用。牛丢了，我不知找谁，就找警察。”

门卫抬手指着满叔：“你这个人，简直刁民！”

满叔抢白道：“警察同志，你怎么可以随便骂人？要是文革，你完了。毛主席说，打击农民，就是打击革命！”

满叔突然发现自己手不抖了，便得意地笑笑。

门卫说：“要是文革，你也完了。你把警察同烂仔混为一谈。”

满叔说：“警察同烂仔放在一块儿说就是混为一谈？那警察抓小偷都不能说了？莫不是警察不抓小偷了？”

门卫警惕起来，问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来的？”

满叔说：“我是报案来的，我家牛丢了。”

门卫问：“你脑子没毛病吗？”

满叔反问道：“报案的人都是神经病吗？”

门卫说：“我看你像神经病。要不，就是专门捣乱来的。”

满叔笑笑：“我这么大年纪，捣得了乱吗？”



门卫说：“萨达姆就是你这个年纪。”

满叔很谦虚：“这个人我不认识。他家也丢牛了？”

门卫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哪有这么多牛丢！”

满叔说：“报告警察同志，乡下可是老丢牛，鸡鸭也丢，人也丢。只是房子丢不了，人家懒得费劲……”

门卫不知是否还在听，他打开抽屉，双手埋在抽屉里，悉悉索索地响。

满叔继续说道：“我们乡下不同城里，没有警察巡逻，靠狗维持治安……”

门卫抬眼望了望满叔，面无表情，然后又低下头。抽屉里悉悉索索地响。

满叔接着说：“家家户户都养了狗。狗很负责的，晚上只要有人走路，狗就汪汪地叫。一条狗牵了头，全村的狗都叫。村子都要抬起来了。狗也搞治安联防哩。但是，晚上通宵赌博的人也多，不断有人从牌桌上下来，他们一出门，狗就叫。你就分不清是贼来了，还是打牌的人回家了。我的牛，就是这么丢的。警察，我说的，你都记上了？没事的，你把笔记本放在桌上写，我反正不认得几个字。公安局讲保密，我知道。”

门卫把手从抽屉里拿出来，用指甲锉小心磨着指甲。满叔有些失望，很大胆地提了意见：“我以为你记笔记哩！警察同志，你对工作极不负责任。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职责。你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
门卫笑笑，故意逗满叔：“要是在文革，我会说，我们都是革命同志，来自五湖四海，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但现在不是文革，我懒得说这么多。我只告诉你，我是为人民服务的。”

满叔说：“我就要你这句话。你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就得帮我把牛找回来。”

门卫问：“什么是人民？人民是很多很多人。你一个人，就是人民了吗？”

满叔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是人民的一员。”

门卫说：“人民的一员不等于人民。你的牛丢了，我送条牛尾巴给你，就说把牛还给你了，你同意吗？”

满叔问：“你是说，我只等于条牛尾巴？”

门卫说：“按比例计算，你还抵不条牛尾。中国是个人口大国，用句文雅的话说，你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”

满叔彻底地想不通了：“我丢了整头牛，可我连根牛毛都不如了！”

门卫望望墙上的钟，时间不早了，极不耐烦，抛下句话：“你找当地派出所吧。”

五

满叔也没进过派出所。他相信那句话：一不进医院，二不进法院。他把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笼统地看作一回事。

满叔心想，自己连公安局都进了，派出所算老几呢？可是，望见派出所高高的围墙，他心里又开始打鼓了。怎么回事？老了吗？我满叔可没怕过谁呀！

大门紧闭着。满叔刚准备推门，马上想到了城里人的规矩。应该敲门。他敲敲门，侧耳听着里面的响动。没有人回应。他又敲了几下，还是没人回应。

满叔只好推开门。里面有个大坪，坪的那边是两层的砖房子，每个门上都挂着牌子。满叔犹豫会儿，麻着胆子往里走。

“谁？”不知哪里传来声音。

“是我。”满叔答道。

“你？你是谁？”有个警察站在了满叔面前。警察很胖，脸上的两砣肉往下垂着，泛着潮红。

“我是……”满叔不知怎么答话。

警察严厉道：“说进来就进来，公共厕所？”

满叔说：“我敲了门，没人答应。”

警察说：“没人答应你就进来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警察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满叔听得警察呼吸有些喘，他太胖了。如果两人动起手来，警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别看他快七十岁的人了，农活没歇过一天。满叔这么想想，胆子就大些了，粗着嗓子说：“我刚从你们局里来。”

“局里？”警察问。

满叔说：“公安局。你们领导让我来找你。”

“哪个领导？”警察问。

满叔说：“我刚进门，你们领导就接待了我。”

警察问：“你进的哪个门？”

满叔说：“公安局有几个门？大门呀！”

警察笑笑，说：“你说的是守门的李老头吧？”

满叔说：“公安局是管你们派出所的。他们叫我找你们，我就找你们。”



警察仍是笑着,说:“人家拉虎皮当大旗,你拉是什么皮?一个守大门的老头。”

满叔也笑了:“你别瞧不起老头,你看看新闻联播,哪个国家的领导不是老头?姜子牙八十遇文王,也是老头。”

警察没耐心了,问:“你的废话真多。说,你来干什么?”

满叔说: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来报案。我家牛被人偷了。”

“牛被偷了?快过年了,我们忙得要死。”警察说。

满叔说:“忙好啊。俗话说,没有忙死的,只有闲死的。正是,我也想是快过年了,都想找过年钱,我的牛就被偷了。”

警察说:“你这老头,怎么这么多话?”

满叔说:“跟领导学的。我们选村长,看谁会说,我就把谁的碗里放颗黄豆,他就是村长了。选乡长,谁说得好听,我就把他名字后面打个勾,他就是乡长了。”

警察不想再同满叔废话,低头往办公室走,说:“你跟我来吧。”

满叔跟在警察后面,望着人家肥肥的屁股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警察回头问:“你笑什么?”

满叔说:“不是我在笑。”

警察说:“那是谁在笑?这大院里,就你和我两个人。”

满叔又笑笑,说:“我是代表群众在笑。一看你,就知道你生活过得好,身子骨结实,小偷同你一比,老鹰和小鸡。群众就放心了。”

警察没好气:“谁是老鹰,谁是小鸡?”

满叔说:“警察同志,我不会说话。”

警察停下脚步,望着满叔:“你太会说话了。你这个人有些怪。你脑袋没毛病吗?”

满叔很不满的样子,说:“怎么回事?你们局里领导也这么说我。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,那个人不是我们领导,是个门卫!”警察说着,继续往办公室走。

满叔紧跟在后面,说:“那是领导机关,见官大三级。你别看我没见识,你们的规矩,我懂!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,下级服从上级,全党服从中央吗?我不是从北京来的,不代表中央;我只是自己家里丢了牛,我也不代表多数;可我是你们领导叫我来的,你就要下级服从上级。”

警察坐下,耐着性子,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陈满生。”

“哪个村的？”

“陈村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六十六岁。”

“性别，哦，你是男的。”

“警察同志非常正确，我是男的。”

警察说：“我被你快弄成神经病了。身份证带了吗？”

满叔摸摸口袋，说：“没带。”

警察放下作记录的笔，望着满叔：“报案，你得带身份证。我怎么证明你的合法身份？”

满叔说：“我是陈满生，你去陈村打听打听，老老少少都知道。”

警察说：“我忙得要死，还要去陈村打听！说说吧，怎么丢的？”

满叔说：“昨天夜里丢的。”

警察皱了眉头，说：“你要说说经过。”

满叔说：“昨天夜里，我堂客醒了，说听见响动，有人。我说是风。狗做死的叫，先头是我自己家的狗叫，接着全村的狗都叫了。乡下没有警察巡逻，我们靠养狗管治安。只要一条狗叫，全村的狗都叫。狗通人性，也知道搞治安联防。我堂客又尖起耳朵听，又说有人，我也听听，说是风。狗叫起来我们也弄不清是贼来了，还是有人过路。村里人通宵打麻将，三更半夜地回家，狗都会叫。”

警察笑了笑，又摇摇头。满叔不明白警察的意思，不知道该不该讲下去。

警察问：“怎么不讲了？”

满叔说：“今天大清早，我堂客起来煮早饭，看见牛栏空了。”

警察问：“几头牛？”

满叔说：“一头牛。可是，我这头牛，要抵上千头牛。”

警察笑得脸上的肉一滚一滚的，说：“是头金牛吧？”

满叔很认真地说：“警察同志真是神仙！我那牛比金牛更值钱。有牛黄啊！”

警察觉得有趣，笑着问：“老人家，你火眼金睛？看得见牛肚子里有牛黄？”

满叔说：“偷牛的要是知道牛肚子里有牛黄，便宜把牛卖了，他这辈子吃不尽的后悔药！担惊受怕的偷了牛，白白丢了财运！”



警察好像终于知道满叔脑子有问题了，不想再费事，敷衍道：“好吧，情况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尽快派人调查。”

警察说着就起了身，慢悠悠地走到外面的坪里。那里放了张躺椅。太阳很好。警察嘎地坐下来，躺椅难受地响了几声。警察拿张报纸盖在脸上，免得太阳刺眼睛。

满叔躬着腰，朝太阳下照得发亮的报纸点头不止：“谢谢警察同志！”

警察像从梦中惊醒，突然拿掉报纸，眯眼望满叔，说：“不要谢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这样吧，你先交八百块钱吧。”

满叔惊问：“交钱？”

警察说：“是，交钱。”

满叔问：“什么钱？”

警察笑笑：“人民币，不是美元。”

满叔说：“我知道是人民币。”

警察说：“知道？那就交吧。”

满叔说：“我丢了牛，怎么还要我出钱呢？”

警察说：“你是没报过案吧？办案是我们的事，办案费是你们的事。”

满叔说：“我哪有钱出？又不是八块，是八百块。”

警察说：“我已经很照顾你了。我们收费是按案值多少收的，如果把牛黄算在内，你就得交八千、八万了。”

满叔说：“那你还是把牛黄算上吧。我们打个赌，我愿赌服输。这八百块钱我不出了，要是找到了牛，牛黄全归你。”

警察问：“又是赌！你们村里人是不是很爱赌？”

满叔说：“我没有讲村里人赌，他们打牌。”

警察说：“是的，打牌。说说看，你们村里打牌多在哪儿人家？”

满叔问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警察说：“你怕说是吗？你不知道，国家早明文规定了，打牌，包括扑克、打麻将，属于体育活动，要大力提倡！你看看，我们派出所就我一个人值班，他们都搞体育活动去了。上头要评群众性体育活动先进户，你不要拦人家的好事哦！说说吧。”

“大礼家、陈萌家、有福家、伍珍家、陈麻子家、陈云生家……”满叔扳着手指，一户一户说了，生怕漏了一户。

警察点点头，很满意，说：“这次评选活动上头很重视，是件严肃的政治任